

《6版》

# 高峰之路



生命的礼赞 127.5cmx247.5cm 2018年

新的时代、新的生活要求艺术家必须把自己的思维伸展到过去没有涉及的新境界。传统需要变革，需要历久弥新；但没有内涵的新，只会导向浅薄无聊。而风格的成就也不是突发的，艺术需要人生的积淀，那是学养的水到渠成，是凛冽岁月的寒冰成山，尽管艺术的求索路上会有几多长夜独坐、几多五味杂陈、几多仰天长啸、几多壮怀激烈、几多刻骨铭心，几多热泪夺眶……不排除会陷入纠结、绝望的痛苦深渊。当然，也可能闯入令人惊喜的桃花源。君不闻，苏东坡大言：“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怀着对理想的信仰和诗意抒情，必然会蕴蓄起惊人的力量，“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不管世事多么纷乱，只要依然有灵魂和信念的需求，不为利益所惑，不为权贵所扰，那种高贵而神圣的生命力，总会找到自己茁壮生长的空间和存在的重要价值。

《史记·管晏列传》中有一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然而在世俗的道德沉沦、百般纠结与肝肠寸断、人性普遍堕落之际，这个论断并不一定正确。特别是在目前，为富不仁、为官不义者常见，且流弊甚大。财富的多少、地位的高低与人的美德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为此，艺术家有时也要有点孔子所说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境界，远离蜗角之争，不为名利险累，洁身自好，独善其身，与渗入社会文化的恶质异化力量保持坚韧的对抗性张力，对美术圈热热闹闹的名利场域保持一抹不屑意味的微笑和桀骜不驯，从而保留一块自己独立的精神天地。儒讲五常，佛讲五戒，儒家讲克己复礼，佛家讲明心见性，其实都是在讲怎样做好一个人。艺术家不可堕落成一个为人为学之不诚者！也决不可去学董其昌之辈的所作所为。荀子指出：“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简单地说，一个艺术家的干净正派，并非指这个艺术家不食人间烟火，不与世俗有染；而是指这个艺术家心灵深处有净土，灵魂由内而外地通透，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违背常理，不违背道义，不趋炎附势，不阿谀奉承，不遗忘摩西十诫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决不做悖天逆理之事，诚如佛教警句“诸恶莫作”，才是正信正修。要善修于在烦嚣的生活中沉静内省，洗涤心灵，淬炼奋进不息的淑世精神和游于物外的博大胸襟。落叶最懂得秋天，寒梅不欺骗春风，磨难与幸运同行，探幽钩玄的超迈思致如你，孤独也如你，绝望也如你，成功也如你。站在海拔高峰去眺望世纪的历史地平线，那样才可蓄积文化能量，才有文化张力，才能挥斥方遒，才敢中流击水竞风流，并以创造历史的雄心来应对中国文化命运的严峻挑战！我深切期待，处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变革甚为突出的当代，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

演变相互交替促进，伴随着命运跌宕与岁月峥嵘，思想的沃土终将滋养出一批年轻有为、引领“笔墨当随时代”、积极投身中国艺术的探索与创新，对中国美术界和世界美术界有重大影响的艺术家和艺术思想家！

## 根植传统融汇东西仰望精神苍穹 为文艺发展抒写出新的人文篇章

我认为，江河汤汤，人世泱泱，东西观照，立足当下，中国绘画的前程在于：根植传统优良文化，汲取世界艺术养分，兼具当代人文情怀，推陈出新，努力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的艺术佳作。

人性具有堕落的倾向，人性也有升华的本能。伟大艺术家的创作和思想能给人一条线——线的这头牵着人性的堕落，线的那头牵着人性的升华。托尔斯泰言：“天国在你心中。”艺术家对自身精神性追求的高度往往影响其艺术创作的高度。从而，没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哲学的人，不会仰望精神的苍穹，不会洞察生命意义之星的灿烂闪烁，也无法成为具有哲学智慧能力的大艺术家。

凌霜劲节干钧义，翰墨请缨彰素志。北宋黄庭坚在《书卷后》中指出：“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意思是说学书法之人必须胸中有道德义理，还要以圣贤哲人之学来扩充胸襟，写出来的字才可贵。绘画具有同样的道理。《论语》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是的，君子之悦在于固道，真正的艺术大师都是仰望星空的人，否则如何卓然于无穷的艺术天地与博大的人文境界？我常常说人文精神不只是一抽象的、虚无缥缈的玄思。人文精神就是在人类虚无宿命的背景上，重视每个人的生命价值、美的价值、自由的价值和审美激情的价值；肯定生命本体在善美情感状态下对物性世俗永不停歇的超越，从而去战胜人性中兽性化的一面，以诗艺之美塑造生命的高贵人格。这也是一切文化艺术之创作和存在的哲学命题。

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顾炎武说得对：“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丹青总与山河壮，艺术史从不脱离大的历史语境独立而生。艺术作品的时代性，是指艺术作品所反映出来的一定社会时代的文化精神烙印与标志，是艺术家对他所处的社会、时代生活的情感体验和独特的审美感受。因而，每一个大艺术家都需要深刻认识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基本特征，也不得不思考，中国的文化精神在哪里？中国的文化复兴从何谈起？而我又在做什么？是否有与之相称的精神升华？是否有与之相称的精神果实的呈现？只有这样，才能在现实观照中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思想和精神意义上去体悟当下中国人普遍的愿望和意志，以及历史前进的方向感，为文化进步和艺术的发展抒写出崭新的人文篇章。文化与艺术也是人类本性求得有灵性意义的高

尚殿堂。真正能传世的艺术作品，大都来自艺术家的“心语”。士上闻道勤而修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嬉笑矣。庸人俗物眼中不会有真正的真善美。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巴黎美术界的巨擘、吴冠中的恩师苏弗尔皮曾告诫自己的学生：“艺术分两条路：大路撼人心魄，小路娱人耳目。”当代社会，画家的艺境有“大格局”及“小格局”之分。独善其身，不问世事，或躲进小楼怡情写意，或醉心于个人的风花雪月，或于权贵身后讨生活，或投身艺术市场争取名利、求实惠等，实为“小格局”也。而“大格局”者，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其标志。置身变幻的时代风云中，面对众生，或慈悲、或悲悯，或惊涛拍岸，或翰墨虎豹吟，或七色苍龙舞，绘胸中丘壑，兴笔底波澜。其视野中、其思考里，有着万里河山与千年的追问，有着精神的向度和哲理的高度。特别是在熙熙攘攘的“市井”中挤拥、“饭袋酒囊”随处可见、虚无之意向大地漫漫的时刻，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不只是藉以澄清视界洗涤自我的心灵表达；更应去唤醒众生灵魂、让疲惫的心灵解脱、从而去寻觅诗意栖居的生命实存之地。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艺术家必将穿越时空的绸缪，被艺术史所铭刻！

一切有价值的思想的产生、一切精神艺术成果的出现，都应以求真善美为前提。同时也携带着艺术家个体生命意义的追求。然而人性具有趋私的本能，加上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自我的有限性，因而没有崇高的信仰，灵魂就会在物性欲望中堕落。假如理想主义被嘲弄，利他主义被贬低，精神之美就会被放逐。我不得不冷峻地注视一个问题：在这时间与空间的交汇点上，一个艺术家，对人类的前途命运、对国家的发展进步、对文化艺术之于历史的再度构建从未考虑，甚至想都不想、提都不提，忘记了身上负有的起码的文化责任和道义责任，精神维度被酒色财气官腐沉沦消解得赫然苍白，没有内心絮语，更不要说直面灵魂和反躬生命的涤荡，其审美的激情与审美意识的结晶何在？这样的艺术家能成为当代的大家大师吗？从美术史的角度看，如果绘画创作没有思想、情感和崇高可言说，那么，哪怕是虚拟的，也不值得抒写，更无艺术价值所在。从社会美学的角度看，心灵境界的沦丧、精神道德的败坏，会一步步步入社会生活，甚至还会从劣的一面影响我们民族的品性和我们后代的灵魂。

## 好的艺术当观照人类生命与自然 做好中国文脉传承拓展的承继人

人何以在天地间安身立命，这是每一个时代的艺术家都要去面对的问题。孔子言在一生不得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之后，也曾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慨叹。红尘自有波澜，谁也不能在人生的旅途中一帆风顺，谁都在成功的路上历尽艰辛，谁都会遇到现实生存

利益的冷暖纠葛，谁也不能做到完全心无杂念、不随波逐流，谁的故事都在日复一日中被清风一页页翻过。除此之外，我们还须面对得失进退的循环、社会淘汰的逆向、历史惯性的沉重等现象。这些都会消磨和侵蚀艺术家的生命力。对一位真正的有成就的艺术家来说，其成就总是与缺憾相伴，前进总是与艰辛相伴，赞誉总是与流言相伴。偶尔，一笑之间也会有暗自咽入腹中的沮丧。甚至饱经人世风霜、饱尝世态炎凉而遍体鳞伤。然而，真理只爱恋高贵的人格，选择审美的艺术也就选择了真诚不欺的人生。正因为眼前的现实世界本身存在着许多不完善，我们才特别需要梦想，需要信念，需要来自人性意义上的价值。人生可以没有学位，但不可以没有学问，更不可以没有人品。人生若有梦，人生意气彰。有出息的从艺者都应该争取做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人格相融的人文艺术家，傲对亘古冷月、冬日寒彻、素乱世象、微危亘测、鸱噪蛙鸣、罔断其真。

真正的艺术大师必定也是哲思者。学而不思则罔，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思考，在劳心费神的思辨性定义里，在精思明辨中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精神的独立有赖于知识资源的完整，历史要成就一个艺术大师谈何容易！它是时代、才情和生活历练的综合集。人大，可大过天；人小，比尘埃还小。悬崖千尺俯瞰一江烟雨，危崖百尺仰观万顷云天。非有烟霞啸傲之志，难以言胸怀；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难以言境界。而大境界才有大胸怀，大格局才有大作为。格局是一个人的眼光、知识、胸襟、胆识等文化积聚和心理要素的内在布局。《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我始终相信，一个人文艺术家的美丽心灵不会因为艰难而失色，良知却会在人世沧桑中受到坎坷命运的洗礼；其艺术创作也是信马由缰的生命驰骋，而且内蕴孤傲的质朴，并彰显着浪漫理想主义的浓郁情怀。在许多人都在拼命迎合市场和金钱的时候，他却能严肃地思索、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自己的艺术越出画室，远离技术的炫耀和形式主义的游戏，从而进入社会，进入大自然，和人民大众在一起，与当代问题发生关联。并且，始终保持着悲悯的情怀、道德的激情、求真的勇气、是非的界线、反省的敏感。这其实是艺术家自身建设的一项殊荣。这样的存在将逐渐成为某种重要的尺度、珍贵的参照和有价值的启示，在当代美术史上显得格格外难能可贵。我们在对传统宝库一幅幅作品进行欣赏的同时，也是在读一个个画家的思想史、人生境遇以及其当时所处社会的状况。大诗人杜甫针对当时不少人对初唐文学改革派王、杨、卢、骆“四杰”的污蔑诽谤，明确地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古人尚有这样的认识，何况今天的我们！

创作需要文化引导，文化需要道德奠基。元代人格高洁的著名画家、诗人王冕在其《梅花图》上题道：“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嵒嵒磊落的气节风骨是值得后人敬佩和学习的。在一个过度物质化时代，精神生活依然是人之为人的核心证据。对社会而言，君子之道、圣贤气象也亟待重建。每个人的自我完善，是整个社会自我完善的基础。优秀的艺术可以说是除法治、道德、信仰之外能够唤起人类美好崇高情操的最佳介体。一件杰出的流芳百世的艺术作品，一种深具人类进步意蕴的艺术思想，不仅会影响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观念，甚至会影响到几个世纪的人文价值体系。

横亘于地球最雄浑的群峰和最浩瀚的海洋之间的华夏大地，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继天立极而来，虽也曾经王朝更替、山河破碎、芟夷斩伐，更有三十万同胞金陵城下垒白骨，碧血凝国殇；却悲则悲矣，壮则壮矣，一直浩然与天地正气共生，不曾瞬息息绝。中华居神州天府，物华天宝，钟灵毓秀，有着天纵式的辽阔、威仪、尊严和气象。中国古老、绝美又丰饶、神奇的文化精神，矗立于霄壤之间，吸引了人类的千年仰视，并在漫长的中世纪俯视过西方文明，包括伟大的古希腊文明——其后裔在历史的停顿中，也曾被中华文明超越。今天，它正穿越五千年时空，穿越雷鸣暴雨雷击出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岁月林莽，将使命赋予我们这一代身上。再次凝眸、韬光、辐射和辉煌的命运昭示，天地视之无不持载，无不覆畴。楚辞《九歌》有云：“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罗丹说：“艺术就是情感。”没有热情，就不会有对真善美的追求。这个时代迫切需要伟大灵魂的生命激情，因为激情的最高形态则表现为生命哲学的信念。真正伟大的艺术只跟人类的心灵、思想、人文、审美与信仰意义有关。尽心焉耳矣！总会有一群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因为思想而彼此相望，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创造精神之美的事业，冒着风雨和雾霾，去寻找艺术界失落的温度。那些琐屑的偏见、是是非非的阴暗流言都将成为浮云。千山风雨过，奔动的江河，屹立的是山脉。候鸟腾空，季风排浪，今天，我们承担和表达的早已不再是个人的恩怨荣辱及种种小技小道之用，我们为书写的存在也超越了个人书写的意义。《左传》有曰：“太上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何谓功德？功者，力的贡献也；德者，心的贡献也。

天地是我们的天地，世界是我们的世界。思掀波涛，我欲凌云挥健笔，心执心画自行空。我赞赏鲁迅所言：“人不能有傲气，但是，不能没有傲骨。”记得王阳明也曾对弟子说过：“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理倒了。”他强调一个做事业的人，必须以高度自信的姿态屹立于世间。王阳明的一生，是意志坚定、坚持良知、坚持自我、知行合一的一生。但自立、自尊、自信的建立需要精神上有一个强大的信仰，以及来自因信仰而孕育出的人文底气。“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内心的朝阳照亮着坦荡的心胸，宛如太阳和大海，彼此心领神会，意味着心灵对美的理解。那是生命结构更趋对称的完美，那是超越了人生有限、岁月无情的生命的高层空间。那种生命经由内心抵达的境界，清透碧蓝，晨曦映照，弥漫天际，灵光闪烁，神为之凝，思为之深，升华着我们的人格和勇气，指向我们明辨是非、摧邪显正和对文化的捍卫与重建。

天戴其苍，地履其黄，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怎可阙如？澄明心香，承先启后，我们愿做中国文化脉传承拓展的承继人，始终秉持着东方的谦和与自知，守住心中的那一季春暖花开。同时，我们又以高昂的头颅和冰锋般的清澈目光展望未来。仰望星空，悟日月之代明，不乏对中国文化历史命运的洞察。我们决不抱残守缺，暂延千秋道脉，为一个时代立此存照！我们要以犁与锄的身姿奋然而行。我们还用自己的劳作为未来留下一笔历史红利。不忘初心，坦荡如砥，偷愉如，蔼蔼然，不迁就、不趋附，不被左右，唯有艺术才是自己的主心骨，以沧浪之水淬砺画魂，筌路蓝缕，坚定前行。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的鼓点已经敲响，我们不做过客，我们敢做中国文化大海中那波拍岸的浪涛！我们愿做历史前进道路上的一块垫脚石！因为我们懂得，那是一个伟大民族三千年来的文化嘱托，那是长久回荡于中华大地的沉钟之响，那也是当代一切有志于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真正的艺术大家大师们的生命哲学、审美激情和价值标志！

岁月云暮，一元复始，垂空落笔，率性而出。忽然记起南宋爱国诗人辛弃疾词：“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菩萨心、儒家仁、中华魂！威感之虑，楚味微吟，旭日方东，却不能至。时为记。